

周書

三

列傳第一

周書九

令狐

德棻

等撰

皇后

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帝元皇后

明帝獨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

宣帝楊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陳皇后

宣帝元皇后

宣帝尉遲皇后

靜帝司馬皇后

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
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
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

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
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
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辟既進法度
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竝蠭其朝政則風化凌
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
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
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

加莫限斯皇榮之所及無閭險詖於是升蘭殿
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
掩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
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驕驕也民厭
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
事以爲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
開府張歡歡性貪殘虐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
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爲馮翊

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
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祚追尊爲王后
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爲丞相納后爲姬
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二年
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
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爲王
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

護上帝尊號爲孝閔帝以后爲孝閔皇后居崇
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
藩也納爲夫人三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
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
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
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
以女配帝旣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使要

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
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揚荐等
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
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
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
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
止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
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
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

宣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爲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贊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奉鴻名光緡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
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
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
天皇太后二年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
皇帝臣諱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
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肇丹
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恩盡
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昭聖德敢竭誠
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

帝尊爲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
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
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
高祖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
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
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
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儼君天列四
星妃象於焉垂輝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

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脩粢盛比殊
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
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爲天
元太皇后曰咨爾令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
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
踐厥猷寅答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
爲天中太皇后與后爲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
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
甚喜怒垂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

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譚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譚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旣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

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
煥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煥帝還京詔
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
宮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
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爲天元帝后尋
改爲天皇后二年又改爲天大皇后冊曰咨爾
彌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
稱既降盛典宜膺爾其節性履道無愆禮正

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
帝十餘歲踈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
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爲帝太皇后隋開
皇元年出俗爲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以尼禮
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
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爲德妃
月餘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
曰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於遠

近令則冠於宮闈廷用由彼寵章加茲徽號爾
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
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
殊典軒轅繼範次妃並翼虞舜受命厥娶猶
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祇承寶圖載弘徽
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
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儼且坤儀比德
土數惟五既繩恒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
增置天中大皇后入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

音曰躋肇建嘉名宣膺顯冊於是以后爲天
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光后父山
提本高氏之懿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
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浙陽郡公
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鄆國公除
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藥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
之第二女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爲貴妃大象元
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元太

皇后冊曰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憲淑內
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
脩儀範肅膺顯冊祇奉休命可不慎歟帝崩
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
選入宮俱拜爲妃及外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
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
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殞沒而二后于
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
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
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
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
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太皇后冊
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貺徽音茂德朕
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
厥猷寅答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
出俗爲尼改名華音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榮陽公消難之

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
爲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
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
政爲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
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儼皇極
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
任姒之芳塵禕翟有光粢盛無怠雖休勿休
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衆奔陳
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隸刺史李丹妻于

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竒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

士韞竒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
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
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
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發一槩之詔也已

列傳第一

周書九

列傳第二

周書十

令狐

德棻

等撰

邵惠公顥

子什肥導護什肥子胄
導子廣亮翼椿衆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子菩提

虞國公仲

子興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
是爲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
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戲

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于武川南河臨陣
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
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
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
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
戶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沒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
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
太祖定秦隴什肥爲齊神志所害保定初追贈

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事冀州
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
下轡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
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
軍出爲原州刺史轉榮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
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迴與清河公楊素戰敗
遂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胄子乾仁幼好

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
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
史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
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復封舊爵

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
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
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導
爲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

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
縣增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
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
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
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
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
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
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
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道冒華州。

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三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定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

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
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
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道性寬
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
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爲吏民所
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
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
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
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

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
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
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
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幽國公導五子廣亮
翼椿衆亮椿竝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孝閔
帝踐阼改封天水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

大將軍遷梁州摠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
定初入爲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兼知潼關等
六防諸軍事二年除秦州摠管十三州諸軍事
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時
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
越制度廣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
稱焉曾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
悅之四十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
令挹損護不能納天和三年除陝州摠管以病

周易文選卷第五
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
以廣患彌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旣居喪更
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亡慈
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
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生
民爲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豳國公臣
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羣后功懋維城受
賑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益嶠阻比腠理
舛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疴漸愈而災釁仍

集于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
至薨殂尋繹貫切不能自己臣等接事每承餘
論仰之平昔約已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
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
終始尤存簡素非秦政而寢吳禮譏石樽而美
厚薪今上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
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
留情既往降愍幽魂爰勅有司申其宿志窀穸
之禮庶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謹

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
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毀滅啓
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旣往震于厥心昔河閒
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
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
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
西所司一遵詔旨竝存儉約子洽嗣太定中隋文
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

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
夫進位大將軍幽國公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
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
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
手勅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爲右第二軍
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
徒宣帝即位出爲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爲
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
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村掠其生口

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
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旣忝宗枝不忍坐
見傾覆今若襲取節國公而并其衆推諸父
爲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
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
設備亮不克遯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
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
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爲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
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
刺史四年關中民飢椿表陳其狀畱書勞慰
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
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衆
屯棲雞原宣帝即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
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隋
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

禮獻

周書傳二
衆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公後復誅之并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謚曰簡子光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

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荅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

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
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戶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
宗伯大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
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爲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
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
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

廣都公真襲爵真字乾祺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
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
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
戶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冲幼莫知其戚屬遠
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
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
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

賢良除本郡丞徙長溧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洛字水洛九歲命爲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

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及靜帝崩隋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
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
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
其疎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
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
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義義焉足以轡轢於
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

俠莫不隳肝膽以効欵援符命以頌德胄以葭
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
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
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列傳第二

周書十

列傳第三

周書十一

令狐 德棻 等撰

晉蕩公護 叻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内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

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
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
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爲公增邑通
前一千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
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所圍都
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
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

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
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子
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
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侯騎進兵徑
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
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
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
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
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

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
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
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
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
子冲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
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
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
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
代之事孝閔帝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

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追執之
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
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
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
爲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
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
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
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
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來輔陛下欲行周

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陞
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
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
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
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
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
下富於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旣情兼家國
寔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
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

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
懇于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
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
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
冀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
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
召羣公入酖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
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
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惄領禁兵護乃遣

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謾第因罷散
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
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
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
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
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
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
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
先王今日寧負略有勿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

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
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
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
尋亦弑帝迎世宗於歧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
輶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
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
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尙委於護帝性聰睿
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
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

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護立
高祖百官摠已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
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
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
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
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
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
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

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
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
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名以彰殊禮護抗
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
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
齊長城至兌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
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
並沒在齊皆被幽縛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
尋求莫知音息至是竝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

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
後圖仍令人爲闇作書報護曰天地闔塞子母
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
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
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
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
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入興言及此悲
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
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

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
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
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
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箭家
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
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
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
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
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

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竚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

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
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凌
等四人謀欲加害吾汝共叔母等聞知各捉其
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余朱天柱
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
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絳綾袍銀
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
驃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竝呼吾作阿摩
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着

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
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閑恩許得相見
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
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
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
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
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盲
夕不得一朝覲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
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

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
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熏氣比日知母子誰同孽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鐘豈悟網羅上嬰慈母

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
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
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
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寃酷終此生死若有
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
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
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
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
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

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
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
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層割書
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
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則以悲
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隣
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
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

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外遐未定天保薩
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
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
繼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
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
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庶來期
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
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
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稟

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
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
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畢竟
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
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
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
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
自數屬屯夷時鐘圮闕皇家親戚淪陷三紀

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
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尅來秋謂其
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
爲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
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
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
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
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
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

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列秦爲三
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
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
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
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
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
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
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
敵詰朝請見與石周旋爲惠不終祇增深怨愛

親無慢垂訓尼父矜卹窮老貽則周文環璣之
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閒移書未送而
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闊多年一
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
祖率諸親戚行家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
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
氏初送國親未欲節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
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
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戎弧矢之威干戈之用

帝王大器誰能去丘太祖不受天明造我周室
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
冀出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
驅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珪日蹙坐
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
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
冬同會并鄴大家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
平宇宙惟岱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廷祗受
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

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
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
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迴率
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
出豫州少師楊欽出軼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
農圍攻洛陽柱國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
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
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漸斷河陽之路遏
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

爲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迴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欽於軒闕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巡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

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
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舍和誕德地居戚
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
均休戚故以述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闡方
隅猶阻典策未備聲明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
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
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
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
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

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
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
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
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
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
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旣朝拜願更啓
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旣入
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
護踣於地又令官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

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
圖護王軌字文神舉字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
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
覽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
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軌嘉及軌基軌光軌
蔚軌祖軌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
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
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
曰李安出自皂隸所典唯庖厨而已既不預時政

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
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
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
遂任摠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
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
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
在耳忍害先加永尋摧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
帝聰明神武缺二字藏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崇
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

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
茲薦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
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
已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
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
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場待戎旗之備武夫資
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勲
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
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眎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舍生棄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顛墜
億兆之命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
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
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
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
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
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
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
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

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
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鈞擢爲從事及
魏末六鎮搔擾客於冀州冀州爲葛榮所圍刺
史以協爲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榮榮
敗事汾州刺史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
兆爲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
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
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并州令

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三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三百戶

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閣將軍恆
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爲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
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營漢中令協行南歧
州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戎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
南歧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
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千人斷
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
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
兵四百人守硖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

棄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爲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旣入劔閣迴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酉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三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令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

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朏等更率萬
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
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
孟嘗領百姓繼進爲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
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朏見孟嘗騎少乃
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
短兵接戰從辰止午於陣斬令公及朏等賊徒既
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
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

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旣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旣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說時事多被納

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
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世
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
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
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
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
封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之半
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
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

兼營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
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
復舊姓叱羅氏護爲奏請高祖許之又進位
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
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
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說舊事是歲
卒年七十六字金嗣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
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

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爲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爲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閭將軍馮靈豫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進爵爲侯久之出爲廣漢郡守時四畝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

存簡恕夷俗頗安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祚入爲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逮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爲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

增邑并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
亘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
入爲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
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
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子恕位至儀同三司
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
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不可與權夫道者率
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

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
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
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民傾魏族是也
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
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
宰衡雖復承利劍臨沸鼎不足以警其慮據帝
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
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
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

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

周書十一

列傳第四

周書十二

令狐德棻等撰

齊煬王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安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齡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

從獵龍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駒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

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
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
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
心政術辭訟輒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
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
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爲先鋒圍洛陽憲與達
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
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恆駭並各退散唯憲
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斃三

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
憲爲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
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
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兵出宜陽築崇德等
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
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于
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
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

馳遂使疆場之間生民委斃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爲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

解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
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
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
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
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
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
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
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
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

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凌上
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
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
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高祖
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
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委任自天授後
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
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
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

遙授家宰寔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
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
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
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
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湏爾豈有三十歲
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弊暫
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
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
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

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
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
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
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
言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
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
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
要乃自刊定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
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

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

密啓六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湏自昂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百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蛇外翦

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
天網雲布芻粟糧餉或湏周給昔邊隅未靜
卜式願上家財江湖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
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二十六件少助軍
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賸貴
其心耳寧湏物乎乃詔憲率衆三萬為前軍
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
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
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

二萬復爲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
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
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
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
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
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
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
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
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

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蔓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爲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

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
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
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
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已
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
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
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于山
禡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
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

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謀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
迴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
軍據蒙坑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
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
軍揃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
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與耳請破之而
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
軒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

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
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
大潰其衆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
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水北岸高
祖命憲攻洛水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
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
因僭僞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
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
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爲大將軍仍詔

憲先驅趣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
王孝珩等據守信都冾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
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縉甚厚諸王
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
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憲
軍過趙州湝令閭謀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
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
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
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併仲春戒節納履惟

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
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
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摠
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
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
長亦委命於旗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
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糜
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冒
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

傍說吾以不武任揔元戎受命安邊路指疆翼
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道禮皆荷來蘇足下
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
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
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
徇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譖者爲俟
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
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
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

道並進相望非遠馮驥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
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湝陣於城
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
願僞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甚駭
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
萬人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
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
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

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空憲賦多謀多筭略
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
感悅咸爲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
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
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
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
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
若憚行誰爲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爲本
願但身嬰疾不堪領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

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
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惣兵輔政而
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
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
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
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
叔爲太保叔以爲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
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勲臣宜膺此
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

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年以子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主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旣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

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
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爲
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
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
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
所慮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
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
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爲丞相也

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
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頭
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尋出爲豳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
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
左右曰此人是縣黨荷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
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
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
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服其

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時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勳進封河間
郡王寶字乾禮大將軍中壩公貢出後营莊公
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
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
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
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竒才高行終鮮於
天下之士焉齊王竒姿傑出獨牢籠於前載以

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鄉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列傳第四

周書十二

列傳第五

周書十三

令狐 德棻 等撰

文閔明武宣三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生宋獻公震
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
祖衛刺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
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
曇王達冀康公通勝聞王迺齊煬王別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

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
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
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
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
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
子寔爲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
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厥恭帝三年封秦郡邑
二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衛國公

邑萬戶保定初爲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
空出爲梁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
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
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
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投江南直坐免官直高
祖母弟性浮詭貪很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
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愠於免黜又請帝除之
冀其得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
誅帝乃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

爲大司馬意欲揔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
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
乃以直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高祖
置等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
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
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
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
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
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

門司武尉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於別官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貢塞響賈祕津乾理乾璪乾悰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爲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大司馬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

東討招爲後三軍摠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
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
國東夏底定又爲行軍摠管與齊王討稽胡
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大師
大象元年五月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
招出就國三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
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
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
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

寢室招子貞貴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
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
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唯楊弘元胄
胄弟威及陶徹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
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胄覺變扣刀而
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中取漿
胄不爲之動滕王道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
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
迫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

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負永康公貫越攜公乾銑弟乾鈴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俟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爲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爲左一軍總管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

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爲隋文
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
保定中除歧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
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爲秦州總
管轉陝州總管督鴈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
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四年大軍東伐純
爲前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
討詔純爲前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

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
遷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爲
陳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
落宗枝遂害純并世子謙及弟扈公讓讓弟
議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友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
天和中進爵爲王四年大軍伐齊盛爲後軍
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
數城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

宣政元年入爲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愛遷平
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
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
爲越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爲隋文帝所
害并其子忱悰恢憲忻等五人國除

代曇王達字度斤突厥果波善騎射武成初封
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拜大將軍右宮伯拜
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淮等十四州
十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

襄羨之所管灤州刺史蔡澤贊貨被訟賦狀分明以其壯著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貰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貲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從容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爲王出爲益州摠管高祖東伐以爲右軍摠管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

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
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縣邑萬戶爲代達
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及其
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厥武成初封冀國公巴萬
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爲
王大象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膝聞王道字爾固突厥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
封膝國公邑萬戶天和末拜大將軍建德初進

位柱國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摠管與齊
王憲征稽胡迺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
還除河陽摠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
詔迺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
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迺出就國二年朝京其
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并子懷德公祐祐弟箕
國公裕弟禮禧等國除迺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

德三年進爵爲王仍出爲摠管始等五州大
小劍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
任僚佐盧弈等遂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
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
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鄆王貞宋

王寔

寔傳闕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
年進爵爲王出爲華州刺史遷荊州摠管進

位柱國宣政中入爲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
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
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爲所害并
其子弘義恭道樹娘等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
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後爲隋文帝所害并子濟
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
秦王贊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

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轉太師尋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除國

秦王贊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道王元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允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荆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允充允等
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衍皇
甫姬生郢王術

鄴王衍大象二年封王

郢王衍大象二年封王與衍竝爲隋文帝所害

國際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
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
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
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
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
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
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
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

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
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
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
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
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
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
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
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
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強於列國

溫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

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
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
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疋夫是以權
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
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
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
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
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
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

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
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列傳第五

周書十三

